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初集 第五回 結花燭感恩報恩 越重牢仗義救義

詞曰：天地生人，把性靈智勇，賦昇吾濟。當思仰副，庶不負此懷來。鋤凶拯懦平缺陷，分所應該。顯露出、英雄本色，令人心目俱開。大抵都因義憤，便奮身一往，無所疑猜。為人自為，巧姻緣締在天涯。感恩報德，羨紅顏得配奇才。最可笑、無情迂拙，輒言多事何哉！——右調《漢宮春》

話說珮珩別了裘友生，便趨過了仙霞大小峰等嶺，行了三日，到了建寧。先前此地果有流賊作亂，東西劫掠，旋被建寧道李績招撫已平伏了。珮珩到得郡中，訪著吳家，先將名帖投進。原來那吳探花已亡過有年，吳探花的兒子與凌駕山的姑母俱係新喪，這時當家的乃吳探花的孫子，名庠，字景賢，即是凌駕山的表兄。今日見母舅家有人捎書信來，慌忙出接，到堂相見。坐下，問了姓名，兩下敘了一番情節。石珮珩取出書信，付與吳景賢。拆開看時，卻見凌駕山書內稱呼，還是寫與姑丈姑母的，不過是問候說話，述前年喪父、去年進學一段；再敘「有結義兄石珮珩，有仗丈夫氣概，肯代姪遠涉，故特附書」等語。吳景賢看罷，愀然道：「家母舅仙逝，弟不能去弔問，甚有罪了。」石珮珩道：「尊兩大人辭世，駕山未知，也失弔奠。總因路途迢遠，以致如此。」吳景賢道：「便是。想來親戚不宜太遠，有事一時不得相問，便至吉凶都失弔賀。可喜家表兄游庠，足見先母舅家教。」因見凌駕山書上稱說與石珮珩結為兄弟，遂亦稱石珮珩為表兄。當下收了書信，把珮珩的行李頭口等項，亦安置料理，設酒相待。

珮珩一宿，便要起身，吳景賢苦苦款留。住了數日，珮珩堅欲辭別，景賢料留不住，便寫了回書一封，付石珮珩轉致；又贈送盤費，設席餞行。珮珩致謝作別。

在路無話。到了裘家，裘友生接見，合家更是親熱。遂擇了吉日，前後村中，請了幾個鄉老，原媒高爾林、童自禮，及姪兒裘自足。但見燈燭輝煌，賓朋滿座。於時鼓樂大作，請出新人，儂相贊禮，拜過天地，送進洞房。石珮珩雖不比那等酒色之徒，然到此時，亦人生快意事也，歡喜是不必說。有《解語花》詞一首，贊這段姻緣好處：

和風麗晝，露浥夭桃，正是婚姻候。華堂春滿燒燈夜，馥馥沉煙籠袖。蘭房閨秀，看解語亭亭玉瘦。歌再闋，唱徹良宵，喜道添更漏。因念萍蹤邂逅，露英雄本色，拔刀相救。知恩報德，緣合處，卻是天公成就。雲翻雨覆，會楚襄巫山神觀。人盡稱豪士紅顏，匹配無差謬。

石珮珩成親之後，夫妻恩愛，極盡溫柔之樂，足稱閨閣相知。翠翹不獨女紅勝人，亦善文墨，所著詩詞，頗多會心處，有《中秋》《春曉》《送燕》《惜花》諸作，尤為清絕。其《中秋》詩曰：

高樓寂靜倚窗時，遙對銀蟾捧玉卮。  
墟裊篆煙香未散，桂搖清影月初移。  
塞鴻雲外聲聲度，露柳溪邊漠漠垂。  
料得嫦娥愛風景，冰輪此夜不教馳。

《春曉》詩曰：

窗紗日射影徘徊，頻有鶯啼喚夢回。  
妝罷春衫初試體，惜花迢遞踏青苔。

《送燕》詩曰：

秋社才逢又欲歸，呢喃聲似說依依。  
相離半載重相見，認取春林到草扉。

《惜花》詩曰：

春來卒卒去匆匆，滿眼韶華一瞬空。  
豈羨秋冬懸異彩，劇憐風雨妒芳叢。  
飄零流水悲何限，冷落斜陽怨未窮。  
悵望東君訴衷曲，惜花御史竟無功。

翠翹不獨工詩，兼善丹青花鳥，所畫牡丹，深入微妙，珮珩也取來看過稱贊，自不消說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早已一月。珮珩暗想：「我與駕山相別時節，許他一去即回；今為我姻事耽延，想他定然記憶，不可不去回覆了他，再作區處。」因與裘友生夫妻說知。二人不肯分別，苦苦款留。珮珩乃與翠翹商議，欲私下竟走，翠翹道：「相公受人之托，必當終人之事，理宜去問覆他。待我稟明父母，自然許相公去的，不消如此著急。」乃到鄧氏房裡，備言其故。父母見女兒肯放他去，不好強留，乃叮囑珮珩道：「你既堅於要去，我也不好攔阻。但我膝前無子，此間親族亦復寥寥，雖係世居，不難離脫，況你住在揚州，料不能移你就我；不若我來就你。你若歸家，復過令表弟，即便來接取我們，一同揚州去住。此處墳塋薄業，有我姪兒承受，毫無牽掛。我向慕江南揚州地方是個繁華所在，恨不得遊覽一番；今幸賢婿恰好揚州，遂我宿願。我夫婦已年老了，到得那邊，活得一日，便享一日的福；我二人身後之事，總賴賢婿主持。一到家後，千萬早來，不可使我懸望。」說罷，淒然流涕。石珮珩道：「岳丈放心，愚婿去約月餘，便來料理迎取之事。」鄧氏灑淚道：「我兩個老身，並無至親倚靠，專依石相公做主，不可嫌我寒微，復生他念。必須速來，省我二人牽掛。」珮珩道：「愚婿承岳丈岳母如此厚恩，豈敢有負？一月之後，決定來的，不必愁煩。」裘友生揮淚不止，珮珩道：「老丈何故如此？」裘友生愀然道：「老朽當此暮年，膝前無子，幸得賢婿；一月才過，又欲遠去，使我心中忽忽若有所失。」珮珩見兩個老人家這般悽悽惶惶，再三勸慰，然心下亦甚不快。當下備了酒席餞行，裘自足亦來作別。

酒散，珮珩即令翠翹收拾行李。至夜進房，翠翹道：「相公這般意氣，賤妾亦無他慮。但我爹媽年高，如風中燭，必須就來方好。相公，你見今日兩個老人的光景麼？相公當以此為念。」珮珩道：「不消娘子叮囑，我須不是負義忘恩的，休生他慮。」當下夫妻二人互相叮囑告誡：珮珩叫娘子「善事父母，不可使他牽掛愁煩」；翠翹叫丈夫「途路小心，風雨飲食，千萬保重，速去速來，以慰我父母」。珮珩雖是俠氣少年，然有了這般有色有才德有禮的娘子，一時分別，頗覺不樂。

一夜歌過。明日侵晨起來，人馬飽食，把行李馬匹整備結束停當，舉家作別。裘友生揮淚相送，翠翹暗中墮淚，情不能勝，合家俱依依不捨。珮珩打熬著心腸，忍淚出門。友生與鄧氏又再三叮囑「不可稽遲，使我懸望。」直送上路口分別。正是：

家室團圓人所願，分離一刻覺傷情。

話終猶有難忘處，臨去還添三四聲。

珮珩上馬起程，晝夜趨行，不則一日到了揚州。進得城中，走到凌家門首，卻見有道官的封條黏在門上，心下吃這一驚不小！卻似分開頂骨傾冰水，劈破心窩沃沸湯。正在驚駭徬徨，卻見一個婆子，一手攬著一個小孩兒，一手提著一個竹籃，叫道：「石相公回來了麼？」珮珩定睛一看，認得是魏義妻子沈氏，連忙答應道：「正是回來了。相公卻在那裡？這門上封皮為何？」沈氏道：「說也話長，石相公隨我來。」珮珩乃牽著馬，隨他轉入小巷。到一個簷下，沈氏先開了鎖，推門走進一間小屋中。珮珩拴好馬匹，安放行李，解下掛刀，然後坐下。

沈氏尚未開言，先哭將起來道：「先前相公與丁公子來往，雖不叫做十分相好，卻也是個眼面上朋友。自從石相公去後，相公也只是在東樓讀書。一月前，偶去看丁公子，卻見了他家強盜書信，丁公子因此懷恨在心。」珮珩驚訝道：「什麼強盜書信？」沈

氏悄悄道：「那丁公子養著一班家人，慣在江裡邊做強盜，劫商人貨物，為此他家事只管好起來。」珮珩道：「這且莫管他。相公見了這書，後來卻是怎麼樣了？」沈氏道：「看見書信後，不上數日，強盜事破了，被官府拷問，便扳了相公做窩家。」珮珩道：「這是買盜扳賊了，相公怎麼擺佈？」沈氏道：「相公沒有擺佈，竟把我丈夫送在牢裡，屈打成招，招了同伙。」珮珩大驚道：「這事怎了也！相公卻在那裡？」

沈氏低聲道：「相公只索走了。」珮珩道：「走那裡去？」沈氏附耳道：「先前我家老爺在北京時候，曾與京中薛主事相好，又是個同年兄弟，今相公投他去了。」珮珩道：「你相公曾說從未獨自出門，何人服侍同去？」沈氏道：「小廝湘煙同去。」珮珩道：「你家不見有這個小廝，那裡莊上來的？」沈氏道：「不是家中的，就是丁公子家裡小廝。」珮珩大驚道：「怎麼到與他家小廝同去？其中有何原故？」沈氏道：「石相公有所不知，那小廝倒是一個好人，極有義氣的，年紀有二十來歲了，也與石相公這等四等身材差不多兒；他時常到我家來，與我家相公講講說說，極來親熱熱，相公待他的情意也著實從厚。這小廝原是北京人，一路的路程我丈夫盤問他，一總熟識。小小年紀，卻認得人好歹，又很有奢遮本事，曉得我家相公是個好人，他家主子後來必然沒結果的，久已有心要離著他，我家相公也狠信得他過，故此隨著相公，竟悄悄去了。彼時丁公子欲害相公，虧他走來報信，相公才知風走的，不然竟要落他圈套哩。」珮珩道：「他家既不見了小廝，難道不追尋的麼？」沈氏道：「怎不追尋？聽得人說道，丁家把這小廝出首在官府裡，差了捕人四下裡緝訪，後來尋不見也就罷了。我因相公去後也擔著干係，留心察聽，故此曉得。」珮珩道：「強盜既扳了相公，如今止拿了你丈夫去，你丈夫是怎麼供招？那強盜如何質證？這問官將你相公作何著落呢？」

沈氏道：「強盜事破，被人報知各官，縣裡大爺即將強盜送監禁候，道爺即行提審，強盜便扳了相公——這日隔晚相公即便走的；彼時道爺便差人來拿相公，搜尋不見，遂鎖了丈夫去；丈夫也只是叫天喊地的不肯招承。怎奈丁家用了銀子，道爺只管把丈夫夾打，要招出相公來，丈夫供稱相公於一月前已往蘇杭遊學去了。」珮珩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後來如何？」沈氏道：「後來受刑不過，只得供稱說『因見相公不在家，便結連強盜做這勾當是有的。』道爺便出了文書，發到蘇杭下路一帶去，要訪拿相公。聽說還要申報上司，報到部裡去，才定罪結案哩。我的丈夫在牢中，眼見得性命要磨殺的了，石相公有何法子，救我丈夫則個！」說罷又哭。珮珩道：「家中卻是為何如此？你緣何住在此處？」

沈氏道：「丈夫既招承了，道爺便到家中起賊，把東西一總搶擄去了，眾家人也有先拿東西逃走的，也有當時被趕出的。我幸虧一個姓華的，是我丈夫好朋友，他見我被趕出來，無處投奔，領著這六歲孩兒在門首啼哭，他便賃下這一間房子叫我住。方才正往牢中送飯回來，卻好遇見石相公。」珮珩頓足道：「一個好好人家，如今弄得人離財散！當初相公既見了丁家強盜的書，是為好朋友面上，不忍首告，今反被他這般陷害！」沈氏道：「正是哩，相公與丁公子相好一邊，怎好執去首告？也不料得這萬副的就下得恁般毒手！到如今無了把柄，只索避出去了。」珮珩道：「只是丁家小廝同去，倘一有錯失，如何是好？你家相公脫也膽大，近來可曾聞些信息麼？」沈氏道：「自相公去了許多日，並不曾聞什麼消息。但我家相公識人不差，料也定無錯失。」珮珩道：「只願如此便好。」乃道：「我且問你：你相公平素的朋友雖不曾廣交，也自然有幾個的，為了這事，可曾有人來探望麼？」沈氏道：「嗻，自古說：『酒肉兄弟千個有，急難之中一個無。』自家族中也沒有人來，唯恐帶累了他，還要說恁朋友？反不如這姓華的，到肯周濟我們，銅錢銀子上到不計論。」珮珩歎口氣道：「這般人那裡算得朋友？平素相交他做恁麼！卻不道廝熟了豬狗，也還有一番情景，難道真正一個人都沒有來？」

沈氏接口道：「有一個來問的，我一時竟忘了。一個姓張的來問我家相公下落。」珮珩道：「你怎麼回答他？這姓張的是何等樣人？」沈氏道：「這姓張的與我家相公最好，常相往來，聽得相公叫他什麼『玉飛兒』，也是個小秀才。他來問我家相公下落，我單把丁公子陷害始末告訴他，我家相公其實逃避出去，不知到那個地方去了。其餘都沒有與他說，他也便不問相公的去處。」珮珩道：「他可曾又說什麼？」沈氏道：「他曾說道：『你們放心，你相公的事有我在，決不使你相公名字牽涉在盜案裡。』我便道：『如今道里老爺現出文書，四路捉拿，張相公怎說不涉在內？』他便道：『這個不妨。』他說完便自去了。以後我常在道前經過，只見這一位姓張的同了許多斯文人在道前，有好幾次，不知可為著我家相公的事？我又不好叫住問他。」看官記著，張玉飛有一段事情，尚在後邊第十四回內補出，此處不便插入。

當下石珮珩道：「我腹內已饑，可收拾飯來吃了，好到牢中看你丈夫去。」沈氏便忙去收拾了飯，擺下道：「石相公，無菜卻是怎處？」珮珩道：「不消。」便吃飽一餐，將行李交與沈氏，將馬拴在右邊荒地上，說聲「去也」，即到江都牢裡來。

先到牢左右小巷中走一遭，但見都是青灰牆，約有一丈三四尺高，周回看過，然後走到監門首。立未半晌，只見一個節級出來，喝道：「是怎麼人在此窺探？這是干係所在，你窺探要做什麼？」珮珩笑迎道：「小可有個親戚，為事在監，要去看他一看，要相煩大爺引進。」那節級道：「你要進去麼？」珮珩道：「正是要進去。」那節級笑道：「你要進去，卻就恁般容易？」珮珩猛然道：「哦，我早忘了也。」即到外廂人家舖子裡，取出身邊裘家所贈盤費用剩銀兩，稱下一錢，將紙包了，復到監門首，只見那節級還在那裡。珮珩躬身遞過包兒道：「小可有一個親戚叫做魏義，因盜賊牽涉的，小可要會一面，送些須茶敬，敢煩方便。」那節級接了紙包，捏了一捏，又看看珮珩，即開了監門道：「這右邊衙裡進去，盡頭一間，即是魏義在內。有話說過，即便出來，我在此等你，恐有官吏來查點，遲了卻是不便。」珮珩答應了，即依言走進衙內。但聞得穢氣衝人，走到盡頭一間屋中，果見魏義一人，手足鏹扭，睡在地下草鋪上。

珮珩一見慘然，近前叫一聲：「魏義！」魏義驚醒轉來，定一定眼，叫道：「阿喲，石相公！你直至今日方歸，我好苦阿！」便哭道：「石相公自然曉得家中事務了。」珮珩道：「我今早才歸來，遇見你妻子，已盡知其故。但是你為何不使些銀子，卻受下這般茶毒？」魏義道：「非是我甘受茶毒，只因這歹人死口咬定，叫我就有了銀子也無處使用。家裡已被抄了，房屋都封鎖了，眾家人那有一個略存忠義的？見我送在監裡，不爭的半個影子兒來瞧我一瞧，反預先攜些東西四散逃躲，不是華英來扶持，我的性命早些兒沒了。」珮珩道：「這華英就是你好友麼，你妻子已對我說過。但是你為何獨自一個禁在這裡？」魏義道：「一入監時，都是一塊兒下的，因我痛恨咒罵，又因丁家用了銀子，便把那兩個另安放在好所在，把我獨禁在這裡受苦，還不時來唬嚇哩。」珮珩道：「怎麼人來唬嚇？」魏義道：「姓錢的節級。」珮珩道：「你既有華英扶持，自然送些東西與錢節級的。」魏義道：「怎不送他，爭奈只是嫌少。我今想來，性命是不望生還，終久是個死別；但我死後，有一妻一子，乞石相公看顧他一分，待我來世做犬馬相報。我相公避出緣由，想我妻子已向石相公說過，萬望石相公即便跟尋得去，扶持他建立功名，他凌氏祖宗也感激石相公不盡的。」說到此處，不覺又哭。

珮珩亦潸然下淚，乃附耳道：「你須放心，我有救你之策。我適才進來，已於監門外四下看過，見此衙外正通著西邊圍牆，牆外即是一個僻巷，我到三更自能救你。你須醒著待我，萬不可熟睡有誤。但不知你受刑處曾好也未？」魏義道：「這都虧了華英將藥來敷，已都好了。」珮珩道：「這般更妙。」

魏義固知石珮珩在家報仇之事，聞得有救他之策，喜不自勝，忙拭淚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可知好哩。」亦附耳道：「此事休當取笑，倘有疏虞，干係不小，石相公須斟酌萬妥才是。」珮珩道：「已斟酌萬妥，不須慮他。」魏義又附耳說道：「這圍牆甚高險，又有巡更人夫，石相公如何跳走？即萬幸進來，我手腳鏹扭也難走動，那時進退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珮珩附耳道：「若說巡更的，自然要避過他；他決不呆立一方，自然又巡邏別處去了，待他去過，再作進止。若說圍牆高，你走動不得，我都有法。」魏義附耳道：「若有法處，極妙了。但石相公來時，不可早來，這兩日正是錢節級當牢，恐被撞見。」珮珩把頭點點。魏義道：「我都理會了，石相公出去罷，恐他人見疑。」珮珩乃走出衙來。只見那節級已發惱的形境，嗔怪遲了，珮珩也不理他。出了監門，又到外邊冷巷內看了一回，復身到沈氏家裡。

沈氏接著道：「石相公看見我丈夫來？」珮珩道：「見來。」沈氏道：「他見石相公有何說說？」珮珩悄悄道：「也沒有話

說，我今有算計救他。」沈氏聽說有救他丈夫的算計，不勝大喜，道：「石相公出這好心，願石相公封侯拜將。」珮珩道：「悄悄些，恐有人聽得。」沈氏低說道：「左右卻是空屋荒園，總無人到此。」珮珩道：「我回來時，從你家大門首同你一路走來，自然有幾家鄰居瞧見，可曾有怎麼人到此間窺探麼？」沈氏道：「我方才同著孩子立在門口望石相公，並沒有怎麼人來。」復低聲道：「石相公有救我丈夫好心，怎麼一個設計？」珮珩道：「隨機應變，那裡料得定的。不知你可有布否？」沈氏道：「恰好前日華家伯伯將兩匹青標布與我做衣服，近因天氣暖了，便不曾做，尚未剪斷。」珮珩道：「是青布極妙，可取來與我。」沈氏便取出兩匹布，遞與珮珩，道：「石相公做事義氣，須不是哄我？」珮珩道：「這事可是哄得的？少不得等你夫妻完聚才罷。」便把一匹布一頭雙折過來，叫沈氏縫做一個兜兒，沈氏不解其故，問道：「石相公，這是怎麼樣子？」珮珩道：「你莫管。」他便取了一根索子，放在布兜裡，一總摺好放下。即令沈氏去買些草料，餵了馬，又牽著馬走到小巷盡頭去，有一個塘子在那廂，便把馬嚼了水，又躡下一回，依舊拴在荒地上。

但見紅日銜山，沈氏道：「石相公，此時可好去麼？」珮珩道：「你做下飯來，這時正好去也。」沈氏便做起飯來。珮珩吃飽了飯，取了布，貼身藏下掛刀，吩咐沈氏道：「只為房子小，拴不下馬，你須聽好了：三更後門上彈指聲響，便是你丈夫歸也。」沈氏半信半疑，在家守候不表。正是：

壯志何時得自伸？且將俠術救冤人。

旁人尚肯抒忠義，肝膽那能出至親！

且說珮珩一徑走到監西小巷裡，已是天色昏黃，掌燈時候，心下暗想：「我只在此小巷裡走，倘有人看見，便要起疑，不如到大街上去走一回。」只見家家關門閉戶，走路的也沒有了，只得在人家簷下立著。好一回，又復四散走走，將到監左近，只聽得東頭有巡更的，一路敲梆擊柝而來。珮珩想：「此處不妥。」便走向西路去。依稀見左手下有一堵矮泥牆，上邊沒有屋簷，料想此內必是空地，便扳著牆頭，輕輕一縱，早跳將過去。也顧不得地下污穢，把衣服捲起，靠著牆兒蹲著。半響，只聽得巡更的一路唱著山歌兒，道：

結識私情夜裡行，跳牆頭過學張生。

偷得姐來好手段，只愁撞著我巡更。

巡更的唱著山歌兒，漸漸走近牆外，只聽得一人道：「我與你且莫向西路去，且到監西巷裡走一遭。」一人道：「說得有理，走了一遭，回去睡他的娘。」只聽得梆柝之聲復向東轉北去了。珮珩肚裡尋思，心下暗喜道：「此決是到小巷裡去了，正等他走過，我方好行事。」便在黑暗地裡摸著牆腳，摸著一塊砌牆腳的石頭，扳將出來，把布拽開，扯著布頭縫的兜子，將繩索取出，放石塊在兜子裡，將索子紮好，把那一匹布縛在腰裡。打點定當，只聽得那梆柝之聲從那小巷子裡敲出來，一路走向西去。

等夠多時，只聽得譙樓上鼓初打三更，便立起身來，看看天色，只見東方有些發亮，心下暗想：「今日是二十三日，月上卻將是半夜光景，此時正好做手腳了。」便跳出土牆外，乘著月色朦朧，走進小巷內。看了下腳之處，挹布扯住一頭，將那紮石塊的一頭輕輕望牆裡一丟，那布早掛在牆上，用力扯了兩把，卻似生根的牢了，便扯著布，直溜上去。將近到牆，先探頭望一望牆裡，只見四下寂然無聲。然後立在牆上，用腳踏住了布，把牆上棘刺撥在一邊，把布頭換過來掛著，依舊在那布上溜下。石頭重，布頭輕，才要放手，那布便要溜將出去，急忙一把扯住，要把布壓在地上，又沒有石塊可壓；欲要把布頭縛在那裡，又沒有繩索可縛，卻也沒處生根；欲要把布頭搭在牆腳下，用手摸牆腳時，又沒有罅隙；若放了手由他溜出去，又見這般高牆如何跳得過？一定要在布上借力。左難右難，心頭急得火燥。猛然會意，便將左手扯了布，右手向身邊拔出掛刀，將刀頭簽布在地上。

才得定，只聽得有人咳嗽聲響，急忙隱入牆角裡，側身閃過。只見左廂中燈光明亮，移時，見一個胖大鬍子，一手提著一個亮子，一手拿著一條水火棍，腰裡係一把掛刀，踉踉蹌蹌的走來，看他像是吃醉的光景。正走不上兩步，忽然撲倒在地，把一條水火棍直撞到珮珩牆角邊來，把燈都跌滅了。珮珩只暗地叫得：「苦也，倘他來尋棍時，豈不被他看見？」欲待轉身，只見那人從地下才爬起來，口裡只叫得一聲「好酒」，又復一交倒了——原來吃醉人再不宜跌，若跌了一交時，便昏暈了。珮珩見那人又復跌倒，心下轉念：「且莫動身，看他如何？」只見那人又掙扎起來，一步步顛入空屋裡去。珮珩暗暗叫苦道：「我正要去那廂去，他今先去了，將如之何？」尋思一回，道：「不妨，怕他怎的！他已是吃醉的人，料也不是我的對手。」便硬著膽，悄悄閃到門邊。月光之下，只見那人卻躺在門邊一條板凳上，鼻息大作。

珮珩便閃進屋中，欲到魏義屋裡來。肚裡尋思：「倘救得魏義到此，那人醒來驚覺，卻不是要；不如先將他結果了，有何不可！」遂復身走到那人身邊，只見他腰裡的刀靶映著月光煞亮，使要去拔他的刀，心下又一轉念：「這人定是上宿的節級，我今若殺了他進去，弄脫魏義鐐時，也要好一回，倘或他有同伴或是小牢子們適值進來看見，卻不道做將出來？如今且莫殺他，且去放鬆魏義再作計較。」

便悄悄的摸著日裡走的路徑，到得魏義屋中，低聲叫道：「魏義，我來也。」只聽得魏義也低聲道：「石相公來了？」珮珩聞聲尋摸去，摸著了魏義，先將手扭上索子扯斷，放出手來，次扭那腳鐐。雖是鐵條，怎當珮珩力大，一扭便斷了。把鐐鎖一總卸下，悄悄道：「我出去便來。」魏義道：「石相公又出去怎麼？」珮珩也不答應，便復身走到空屋裡。只見那人鼾呼大作，原直挺在板凳上，四下裡悄然無聲。珮珩便拔他的刀，只見那人如死的一般，一毫不動。珮珩拔出刀來，相真那人項下只一勒，早已了帳。原把刀插入他鞘內，放心進來。把腰裡布解下，叫魏義臥在背上，把布兜紮好了，一直走將出來。走到門邊，魏義見板凳上有人睡著，忙在珮珩肩上一提，珮珩明知其意，也不做聲，一直從凳邊走出。到牆邊，扯著布，拔起刀，將刀與魏義拿了，從布上溜上去，借著勢，用力纒繞，便上牆頭；依舊將布換過來，掛著溜下，便放了布，由他溜進牆裡去了。向魏義手中拿過刀，恐怕有巡更的撞見，便好廝殺。飛走出了小巷，四五個轉彎，幸喜沒有撞著巡更的。早到了沈氏門首，輕輕彈指數下。

沈氏在裡邊藏著火，恐外邊門縫裡有亮光射出，遮隔好了，安頓了小孩子睡著，接耳聽聲的守候。聽得彈指聲響，疾忙開門，珮珩走入，沈氏關了門，珮珩解下魏義，沈氏驚喜得渾身亂抖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夫妻二人相抱，嗚嗚對泣，朝著珮珩納頭便拜。魏義道：「相公擔著血海般干係救出小人，叫小人粉骨碎身也難補報！」珮珩慌忙扶起。魏義道：「方才走出監裡，空屋有一人睡在板凳上，幸喜不曾驚醒，倘若驚醒了，卻是怎處？」珮珩道：「那人已被我殺了。」便把上項事說了一遍，魏義愕然道：「依相公這般說來，那人是個胖大鬍子，便是常來唬嚇我的錢節級了，這兩日正是他當牢。可見天理有的，卻死在相公手裡。」珮珩道：「你不見門邊凳子下流下一搭兒血麼？」魏義道：「雖靠著相公洪福，我心子裡突突的跳，一肚子鬼胎不定，又在朦朧月光下，那裡看見？若見得血時，又認得出他的面龐了。方才一路來，我今兀是流汗不止。」

正議論間，珮珩忽然眉頭一蹙，憂上心來，道：「如今雖邀天幸，跳出監牢，卻往何處逃避？」魏義道：「小人已有算計在此，不知可該走這一著？我有一個結義兄弟，姓華名英，他家離此處止隔得一條短巷，這華英常叫我妻子他家去住，如今便將妻子托他，然後我與石相公上京跟尋我家相公去，此算計可好麼？」珮珩大喜道：「這是極妙的了。除了此著，別無算計。」心下轉念：「我當日別丈人時，許他一月後即便接他到揚州來；今若進京去了，卻不負前約？」又轉念：「妻家俱在太平，安居無事，可以遲緩數月；駕山一家卻流離顛沛，急者先治，我且同魏義進京，會見駕山，回來再作商議。況且接了他們來，原打帳暫借駕山家住了，然後另尋房子，今卻被道官封鎖了，接來何處棲身？」打算停當，也總不說出這個原故，但一面催促魏義作速料理。魏義令妻子把隨身衣服帶了，其餘什物姑且棄下。沈氏推覺了兒子，這小孩子從睡中搖醒，哭將起來，沈氏騙住了哭，收拾動身。珮珩道：「你們這般行徑，恐有巡更的撞著，卻不穩便。」沈氏道：「此處僻巷，從沒有巡更的。」魏義道：「過這一條短巷，轉彎便是他家，路道甚近。」珮珩道：「你速去就來，我在此等你。」沈氏向珮珩拜別，把門上的鎖放下，對魏義說：「去時原舊鎖了。」然後抱著孩兒，同魏義自去。

果然路近，不消一碗飯時，早到華英門首。魏義連連叩門，只聽得有人出來，叫道：「半夜三更，叩門是誰？」魏義聽得聲音，便應道：「華阿哥，是我。」華英在內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魏義低聲道：「我是魏兄弟。」華英道：「阿啣，你緣何走來這裡叩門？莫不是你有恁事故了，鬼來瞧我麼？」沈氏道：「華伯伯，是我夫妻二人在此。」華英心下狐疑不定，且開了門。魏義同沈氏一面勞謝，一面走進裡邊。華英關門進來，吹起火種，點上燈兒，華英把魏義看了又看。魏義令妻子放下孩兒，一同倒身下拜，再三稱謝看覷之恩。華英還禮不迭，便請兩人坐下。華英道：「兄弟，你在牢中，怎地脫身到此？又同嫂子女兒到來，有何事故？方才聽了你聲音，使我吃驚不小，直聽得嫂子女兒說話，方放心開門。只不知你脫身原委，快說與我知道。」魏義便將石珮珩越牢事略敘，把殺節級事不露出來，恐華英驚駭，事情重大，費他躊躇疑慮。魏義說畢，華英覺道：「你先前曾對我說，你家相公結義得一人姓石的，有古來俠丈夫氣概，莫不就是這位石相公麼？」魏義道：「正是。如今犯了這般重大的事，此處定留不得，只索同石相公往京中，找尋我家相公去；又念妻子無人照管，又恐怕官府來著落要人，故此投到尊府，萬望照顧弟媳婦姪兒兩個，切不可走漏一些風聲，我一家性命懸繫。如日後事平，再得相聚。」說到此處，又拜將下去。華英扶起道：「石某不過與你家相公結義，尚且推情，出生入死救你，我難道反負你所托？原先曾講過，接你嫂子女兒來住，你卻不曾許我，故不好接得，只是隨常茶飯，有慢休怪。你今上京去極好，一則避禍，一則跟尋相公，也可使他知家中事情，省得牽腸掛肚。我有銀十兩相贈，聊為路費。」便向裡邊去取。

此時華英妻子也從被窩中起來，出外與魏義、沈氏各各識認斷見了。華英取出銀子，付與魏義道：「些須之物，你竟收下。明日五更挨出城中，我也不來相送了。只要脫離此地，便可放心前往。路上小心保重，日後事平回來，原得聚會。你妻子我自照管，不必掛念。可速去罷。」魏義接了銀子，灑淚向沈氏道：「你譬如我在牢中，不得出性命來，不必思念。看顧孩兒，不可放他在門前玩耍，恐有人認得走了消息；你在此間須要小心奉侍伯伯、姆姆，勤做生活，少報厚恩。停一二年，待事冷了，自然歸家完聚。」沈氏亦嗚嗚淚下。這小孩子雖不知人事，然見爹媽這般悲泣慘傷，一手扯住魏義，也孤孤恹恹的哭。沈氏只得去安慰他，叫小孩子放了手。魏義拜別華英夫妻，又與沈氏拜別。

出了華英家門，急到小屋裡，與石珮珩打疊起行囊，將華英所贈銀子總付與珮珩收藏了，便做起飯來。此時約五更將絕，兩人一面梳洗，魏義久不梳頭，梳了好一回方得通利。吃過飯，恰見天色微明，拴束停當，把行李馱在馬上，珮珩係了掛刀在前先走，魏義戴上笠子遮著上面，牽馬後隨，出了小屋，把門鎖了。走到城門邊，尚見城門未開，已有幾個小經紀趕早往城外做買賣的，在那裡等著，大家立一回，等開了城門，一哄走出，便望京中進發不表。

且說江都牢中，是早有牢子們進監，只見錢節級殺死在板凳上，吃驚不小！又牆腳邊拾得青布一匹，見一頭繫著石塊，知是起牆借力的東西。因即查點罪犯，走了一名盜犯魏義，當時節級們都呆了。有見識的道：「你等不須忙亂，不可外面張揚，快去悄悄稟知太爺，作何計較。」縣官聞報，驚得目瞪口呆，慌傳一個能事外郎並提牢吏商議。外郎道：「這事非同小可，若止是囚犯越獄，也還不足為奇；今又殺死節級，事情重大，上司得知，老爺前程實是不便，只好掩滅才妙。但此案盜情係准揚道希老爺發縣監候，如何做申文瞞得他過，這樁事還要老爺設處。」縣官道：「什麼設處可以妥得？」外郎道：「那希老爺卻是一個狠要錢的官，老爺須要破費些銀子，竟去與道爺說明，私下送銀子與他，外面卻造成文書，說魏義病故在獄，將錯就錯，竟求道爺結案。吏典知此案事情，希老爺因緝拿窩犯凌駕山，止發交揚州府，移檄蘇郡等處，轉移杭、紹四路訪拿，尚未申報撫按，還是一件道行，便於申部結卷的。近日又有通學生員具呈替凌駕山辨冤，希老爺也有放手脫的情景，可以將就結案。老爺作速定奪，庶於前程無礙，不然狠有不便處。」

縣官細想一想，果是有理，乃道：「本縣且到牢中去相驗過，然後到道爺門上去。」外郎道：「老爺監裡去不得，如今外邊都沒有知得此事，倘若親去臨監，未免張揚，外人耳目便難掩滅了。」縣官道：「如今錢禁卒的妻子在外候去相驗，如何是好？」外郎道：「老爺可委捕衙同當該吏去悄悄相驗，不許帶從役跟隨；那錢禁卒的妻子，待吏典們去以利害說他，再把些銀子買囑了，自然無事。」縣官道：「將什麼利害說他？」外郎道：「吏典把縱脫獄囚的利害說他，說：『你丈夫做個當牢禁卒，獄中走了囚犯，雖非故縱，也是個防範疏虞，自然要頂那囚犯的罪名，斬絞徙流，依犯定罪。如今走的是個強盜，一定是個斬罪無疑，若頂他罪時，不是終於一死？』他妻子必說：『如今不是縱脫獄囚，自己都被殺了。即走了監犯，原要去差捕緝拿，且待緝拿不著，然後去頂他的罪；如今白白被人殺了，難道便不申理？』那時吏典便說：『這死的料非同事所害，料非有恁仇家敢到獄中殺人，定是被那脫逃強盜殺的。』他妻子若說：『既是強盜所殺，定須求官追捕。』吏典便說：『這強盜有恁般本事逃出，又有恁般本事殺人，定非容易緝拿得的，如今你丈夫死了也到乾淨，還免了你們後日拖累。』他妻子若必定說：『丈夫死得慘毒，死得不明白，豈有竟默然置之之理？』那時吏典便將切緊的話對他說。」縣官道：「甚麼切緊的話？」外郎道：「吏典說：『這獄囚逃脫，不獨當牢的有罪，即官府也擔著老大的干係；你今若必要伸理，便干礙著老爺的前程，難道老爺是個官長，倒弄不過你一個百姓？到那時你竟與老爺作了對了。終久到後來你丈夫死者不得復生，若干礙了老爺身上，尚有一毫不便，這番歸恨到你，不要說死一個，便是十個也要死；不要說一個死得不明白，便是死十個更有些不得明白哩。不如聽我說：早休此念，待我去稟明老爺，將些銀子賞你過活，到是兩得其便，今後還要看顧你，卻不是好？』吏典把這一番話對他講，料他一定聽從的便了。」縣官大喜，道：「果然說得妙，本縣一一依你。」便傳捕衙議事。

不移時捕衙傳到，直進私衙，縣官說了越獄之事，捕衙此時尚未得知，聞言大驚道：「強人越獄又敢殺人，且毫無驚動，決非小賊所能，必有黨援劇盜。為今之計，大人作何區處？還是申報上台，出廣捕文書四下緝拿，還是彌縫無事？」縣官道：「若一出文書，我的前程有礙，連你的前程也沒有了；算來只好彌縫。」便把外郎的算計對捕衙述了一遍，捕衙大喜，道：「好一個計較，卑職得蒙大人覆庇，感激不盡。」當下辭了縣官出來，即同了提牢吏到牢裡來相驗。錢節級的妻子已被那外郎說化定了，並不說別話；捕衙便叫屍親收領身屍；知縣便發出十兩燒埋錢，當時便交與錢節級的妻子。婦人家心膽小，又不知事務，兼是本官作主，何敢違拗？接了銀子，買辦棺木，只好怨著死的命苦，把屍身收拾去埋葬不提。

捕衙回覆了知縣，縣官便打轎到道門上來，身邊藏著一個稟揭，上寫著「書儀銀五百兩」。不移時到轎門，下轎通報，傳進到後堂。師生坐下，縣官乞屏了左右，稟知上項情由。希寧不等說完，便把臉朝著上噙著嘴笑道：「本道不信，那有此事？」縣官便跪近膝前，捧著稟揭，只管磕頭下去，求他周全。希寧低下頭見縣官捧著一個稟揭，便把手接來開看。縣官見道官接去，料想有些活動，先按定了三分膽，便立起來側立著。只見希寧道：「貴縣要保一個前程，難道只值得五百兩？也太自看得功名輕易了。」便將稟揭丟還知縣。縣官就地拾了稟揭，慌忙跪下道：「卑職知罪了！只求老大人高抬貴手，救全卑職，這便是老大人天高地厚之恩，卑職粉骨碎身，不能補報萬一。願老大人生生世世代代公侯。」希寧道：「本道正將此事申詳撫按，以便達部；既是貴縣來講，本道且把文書暫停下了，也看貴縣的來意。」縣官又磕頭謝了。

即時辭出，與外郎商議，外郎道：「這明是嫌少，自然要加的了。」縣官又增上五百兩，叫一個門子，將銀子大家縛在腰裡，另寫一個稟揭，再到道里來。希寧見是一千，還嫌少；縣官喉極了，只得再加五百兩，又不受；又加五百兩，也不受；直加到三千，方才收了。縣官隨備一角文書，報稱：「魏義於本月二十三日夜暴病身故，已經相驗是實。」

希寧既得了賄賂，自不作難，亦據由報了撫按，說盜犯已經身故；其餘的囚丁孟明已前買脫，俱做了牽涉之人，總問杖徒輕罪；凌駕山名字虧得張玉飛動了公呈，便總不曾涉及。撫按房裡丁家亦有關節，總無批駁，申文報部，依議結案，將此事竟歸了。看官記著，張玉飛與丁孟明兩處情節，後回補敘。

再說華英為著義氣上藏了魏義妻子，然心上也驚驚跳跳的，唯恐有恁株連，因去縣裡打聽，並不見甚麼消息。到牢左右走走，只見有人傳說牢裡死了一個節級，死得有些蹊蹺，卻也不見甚麼別故，亦並不聞緝捕魏義。又過了兩日，竟無動靜，然後放下了心。

腸。把那小巷裡房子退還原主，取回了什物傢伙，沈氏領著兒子也得放心落意在華家住下不題。

不表珮珩同魏義進京。且說凌駕山自那晚與湘煙急趨一程，方才住宿。次早侵晨起身，梳洗飽餐上馬。駕山乃與湘煙計議道：「如今雖喜逃出揚州，丁孟明必使人四下追訪，不如改名換姓姑掩耳目。」湘煙道：「相公慮之極當。」凌駕山乃將「山」字為姓，「鼇」字為名，要替湘煙更改，湘煙道：「我原有學名，叫做柳俊。」駕山歡喜，當下俱改定了。夜住曉行，匆匆趨行。山鼇因心中憂悶，並不曾將石珮珩結義之事與柳俊說知。走了多日，早到山東兗州府地界。山鼇道：「此處離家已遠，料無他慮。一路來鞍馬勞頓，覺得困苦，欲在此地尋個潔淨寓所住下，將息幾日，你意下如何？」柳俊道：「相公言之有理。這兗州府中卻有一個好去處，極是清幽，可以消遣。」

只因這一個去處，有分教：繡閣麗妹窺半面，天涯游子訂三生。未知柳俊所說甚麼好去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外郎算計實是舞文弄法，然知縣果為良吏，卒遇此等變事，必須如此，方保得功名，則外郎又可為能人矣。可見權術不可廢，用之得當則為智。

魏義與華英為好兄弟，乃至以妻子相累之時，便不說出殺節級一段事情，恐其驚駭疑惑，是亦未見肺肝相示；在華英則已肝膽照人矣。